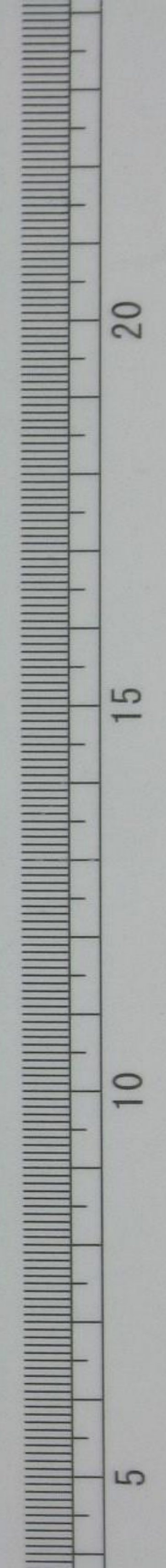




入蜀記

行

土岐文庫
文庫17
W215
2



文庫 17  
W215  
2



入蜀記卷第四

山陰 陸游 務觀

八日早由山路至太平興國宮門庭氣爽極開壯正殿  
為九天采訪使者像袞冕如帝者舒州滯山靈仙觀  
祀九天司命真君而采訪使者為之佐故南唐名靈  
仙曰丹霞府太平曰通元府崇奉有自來矣至太宗  
皇帝時嘗遣中使送泥金絳羅雲鶴帔仍命三年一  
易神宗皇帝時又加封應元保運真君及賜塗金殿  
額兩壁圖十真人本吳生筆建炎中李成何世清二

010185187921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  
吉原氏 寄贈

盜以廬山爲巢宮屋焚蕩無餘。先是山中有太一宮。摹吳筆於殿廡。及太平再興復摹取太一本所託非善工無復髣髴。憩於雲無心堂。蓋冷翠亭故址也。溪聲如大風雨。至使人毛骨寒慄。一宮之最勝處也。采訪殿前有鐘樓。高十許丈。三層累塼。所成不用一木。而欄楯翬飛。雖木工之良者不能加也。但鐘爲塼所揜蔽。聲不甚揚。亦是一病。觀主胡思齊云。此一樓爲費三萬緡。鐘重二萬四千餘斤。又有經藏亦佳。扁曰雲章瓊室。太平規模。大概類南昌之玉隆。然玉隆不

經焚尚有古趣。爲勝也。遂至東林太平興龍寺。寺正對香爐峯。峯分三支。東行自北而西。環合四抱。有如城郭。東林在其中。相地者謂之倒挂龍格。寺門外虎溪本小澗。比年斲以塼。但若一溝。無復古趣。予勸其主僧法才去塼。使少近自然。不知能用吾言否。食已。煮觀音泉。啜茶。登華嚴羅漢閣。閣與廬舍閣鐘樓鼎峙。皆極天下之壯麗。雖閩浙各藍所不能逮。遂至上方五杉閣舍利塔。白公草堂。上方者自寺後支徑穿松陰躡石磴而上。亦不甚高。五杉閣前舊有老杉五

本傳以爲晉時物。白傳所謂六十尺圍者。今又數百年。其老可知矣。近歲主僧了然輒伐去。殊可惜也。塔中作如來示寂像。本宋佛馱跋陀尊者自西域持舍利五粒來葬於此草堂。以白公託考之。略是故處。三間兩注。亦如記所云。其他如瀑水蓮池。亦皆在高風逸韻。尚可想見。白公嘗以文集畱草堂。後屢亡逸。真宗皇帝嘗令崇文院寫校。包以斑竹帙。送寺。建炎中。又壞於兵。今獨有姑蘇版本一帙。備故事耳。草堂之旁。又有一故址。云是王子醇樞密菴基。菴東林爲禪

苑始於王公。而照覺禪師常總實第一祖。總公有塑像。嚴重英特人也。宿東林。

九日。至晉慧遠法師祠堂及神運殿焚香。憩官廳堂中。有耶舍尊者劉遺民等十八人像。謂之十八賢。遠公之側。又有一人執軍持侍立。謂之辟蛇童子。傳云東林故多蛇。此童子盡拾取投之。蘄州神運殿本龍潭。深不可測。一夕鬼神塞之。且運良材以作此殿。皆不知實否也。然神運殿三字。唐相裴休書。則此說亦久矣。官廳重堂。邃廡。廚廡備設。壁間有張文潛題詩。寺

極大連日遊歷猶不能徧唐碑亦甚多惟顏魯公題名最爲時所傳又有聰明泉在方丈之西卓錫泉在遠公祠堂後皆久廢不汲不可食爲之太息食已遊西林乾明寺西林在東林之西二林之間有小市曰雁門市傳者以爲遠公雁門人老而懷故鄉遂鬻鬚雁門邑里作此市漢作新豐之比也西林本晉江州刺史陶範捨地建寺紹興十五六年間方爲禪居編小非東林比又絕弊壞主僧仁聰閩人方漸興茸然流泉泠泠環遶庭際殊有野趣正殿釋迦像著寶冠

他處未見僧云唐塑也殿側有慧永法師祠堂永公蓋遠公之兄像下一虎偃伏又有居士立侍不知何人方丈後有塼塔不甚高制度古朴予登一級而止東廂有小閣曰待賢蓋往時館客之地今亦頽弊東西林寺舊額皆牛奇章八分書筆力極渾厚西林亦有顏魯公題名書家以爲二林題名顏書之冠冕也舊聞廬山天池塼塔初成有僧施經二匣未幾塔震一角經亦失所在是日因登望以問僧僧云誠然或謂經乃刺血書故致此異又云今年天池火尺椽

不遺葢旁。焚火所及也。晚復取太平宮路。還江州。小憩於新亭。距州二十五里。過董真人煉丹井。汲飲。味亦佳。董真人者。奉也。

十日。史志道餉谷簾水數器。真絕品也。甘腴清冷。具備衆美。前輩或斥水品。以爲不可信。水品固不必盡當。然谷簾卓然。非惠山所及。則亦不可誣也。水在廬山景德觀。晚別諸人。連夕在山中。極寒。可擁爐。比還舟。秋暑殊未艾。終日揮扇。

十一日。解舟。吳發幹約待夔州書。因小留江口。望廬山。自到江州。至是凡十日。皆晴。秋高氣清。長空無纖雲。甚宜登覽。亦客中可喜事也。泊赤沙湖口。東北望。猶見廬山。老杜潭州道林詩云。殿脚插入赤沙湖。此湖當在湖南。然岳州華容縣及此。皆有赤沙湖。蓋江湖間地名多同。猶赤壁也。

十二日。江中見物。有雙角。遠望正如小犢。出沒水中。有聲。晚泊。鰲臍洲。隔江大山中。有火兩點。若燈。開闔久之。問舟人。皆不能知。或云蛟龍之目。或云靈芝丹藥。光氣不可得而詳也。

十三日至富池昭勇廟。以盞酒特豕。謁昭毅武惠遺愛靈顯王神。吳大帝時折衝將軍甘興霸也。興霸嘗爲西陵太守。故廟食於此。開寶中。旣平江南。增江淮神祠封爵。始封褒國公。宣和中。進爵爲王。建炎中大盜張遇號一窩蜂。擁兵過廟下。相率小琰。一琰騰空中。不下。一琰躍出戶外。羣盜惶恐引去。未幾遂敗。大將劉光世以聞。復詔加封。岳飛爲宣撫使。大葺祠宇。江上神祠皆不及也。門起大樓曰卷雲。有釘洲正對廟。故廟雖俯大江。而可泊舟。釘洲者。以銳下得名。神

妃封順祐夫人。神二子封紹威紹靈侯。神女封柔懿夫人。皆有像。而後殿復有王與妃像。偶坐。祭享之盛。以夜繼日。廟祝歲輸官錢千二百緡。則神之靈可知也。舟人云。若精虔致禱。則神能分風。以應往來之舟。廡下有關雲長像。雲長不應祀於興霸之廟者。豈各忠所事。神靈共食。皆可以無媿邪。徹奠自祠後。故至旌教寺。寺爲酒務及酒官廨。像設斂置一屋。盡逐去僧輩。亦事之已甚者。富池蓋隸興國軍。

十四日。曉雨過一小石山。自頂直削去半。與餘姚江濱

之蜀山絕相類。拋大江。遇一木棧。廣十餘丈。長五十餘丈。上有三四十家。妻子雞犬。日碓皆具。中爲阡陌。相往來。亦有神祠。素所未覩也。舟人云。此尚其小者耳。大者於棧上鋪土。作蔬圃。或作酒肆。皆不復能入。夾。但行大江而已。是日逆風。挽船。自平旦至日昃。纔行十五六里。泊劉官磯。旁蘄州界也。見輩登岸。歸云。得小徑。至山後。有陂湖。渺然。蓮芰甚富。沿湖多木芙蓉。數家夕陽中。蘆藩茅舍。宛有幽致。而寂然無人聲。有大梨。欲買之。不可得。湖中小艇采菱。呼之。亦不應。

更欲窮之。會見道旁設機。疑有虎狼。遂不敢往。劉官磯者。傳云。漢昭烈入吳。嘗檣舟於此。晚觀大黿浮沉水中。

十五日。微陰。西風益勁。挽船尤艱。自富池以西。沿江之南。皆大山起伏如濤頭。山麓時有居民。往往作棚。持弓矢。伏其上。以伺虎過。龍眼磯。江中拳石耳。磯旁山上有龍祠。晡後得便風。次蘄口鎮。居民繁錯。蜀舟泊岸下。甚衆。監稅秉義郎高世棟來。舊在京口。識之。言此鎮歲課十五萬緡。雁翅歲課二十六萬緡。夜與諸



子登岸臨大江觀月江面遠與天接月影入水蕩搖不定正如金虬動心駭目之觀也是日買熟藥於蕲口市藥貼中皆有煎煮所須如薄荷烏梅之類此等皆客中不可倉卒求者藥肆用心如此亦可嘉也

十六日過新野夾有石瀨茂林始聞秋鶯沙際水牛至多往往數十爲羣吳中所無也地屬興國軍大冶縣當是土產所宜爾晚過道士磯石壁數百尺色正青了無竅穴而竹樹迸根交絡其上蒼翠可愛自過小孤臨江峯嶂無出其右磯一名西塞山卽元真子漁

父辭所謂西塞山前白鷺飛者李太白送弟之江東云西塞當中路南風欲進船必在荆楚作故有中路之句張文潛云危磯插江生石色擘青玉殆爲此山寫真又云已逢娥媚散花峽不泊艱危道士磯蓋江行惟馬當及西塞最爲湍險難上拋江泊散花洲洲與西塞相直前一夕月猶未極圓蓋望正在是夕空江萬頃月如紫金盤自水中涌出平生無此中秋也十七日過回風磯無大山蓋江濱石磧耳然水急浪湧舟過甚艱過蘭谿東坡先生所謂山下蘭芽短浸谿

者買鹿肉供膳。晚泊巴河口。距黃州二十里。一市聚也。有馬祈寺。吳大帝刑馬壇。傳云。吳攻壽春。刑白馬祭江神於此。自蘭谿而西。江面尤廣。山阜平遠。兩日皆逆風。舟人以食盡。欲來巴河。糴米極力牽挽。日皆行八九十里。蘇黃門謫高安。東坡先生送至巴河。卽此地也。張文潛亦有巴河道中詩云。東南地缺天連水。春夏風高浪捲山。

十八日。食時方行。晡時至黃州。州最僻陋。少事。杜牧之所謂平生睡足處。雲夢澤南州。然自牧之。王元之出

守。又東坡先生張文潛謫居。遂爲名邦。泊臨臯亭。東坡先生所嘗寓。與秦少游書所謂門外數步卽大江是也。烟波渺然。氣象疎豁。見知州右朝奉郎直祕閣楊由義。通判右奉議郎陳紹復。州治陋甚。廳事僅可容數客。倅居差勝。晚移舟竹園步。蓋臨臯多風濤。不可夜泊也。黃州與樊口正相對。東坡所謂武昌樊口幽絕處也。漢昭烈用吳魯子敬策。自當陽進。住鄂縣之樊口。卽此地也。

十九日。早遊東坡。自州門而東。岡壘高下。至東坡。則地

勢平曠開豁。東起一壟。頗高。有屋三間。一龜頭。曰居士亭。亭下面南。一堂頗雄。四壁皆畫雪。堂中有蘇公像。烏帽紫裘。橫按筇杖。是爲雪堂。堂東大柳。傳以爲公手植。正南有橋。榜曰小橋。以莫忘小橋流水之句得名。其下初無渠澗。遇雨則有涓流耳。舊止片石布其上。近輒增廣爲木橋。覆以一屋。頗敗人意。東一井曰暗井。取蘇公詩中走報暗井出之句。泉寒熨齒。但不甚甘。又有四望亭。正與雪堂相直。在高阜上。覽觀江山爲一郡之最。亭名見蘇公及張文潛集中。坡西

竹林古氏故物。號南坡。今已殘伐無幾。地亦不在古氏矣。出城五里。至安國寺。亦蘇公所嘗寓。兵火之餘。無復遺迹。惟遠寺茂林啼鳥。似猶有當時氣象也。郡集於棲霞樓。本太守閻邱孝終公顯所作。蘇公樂府云。小舟橫截春江。臥看翠壁紅樓起。正謂此樓也。下臨大江。烟樹微茫。遠山數點。亦佳處也。樓頗華潔。先是郡有慶瑞堂。謂一故相所生之地。後毀。以新此樓。酒味殊惡。蘇公薑湯蜜汁之戲。不虛發。郡人何斯舉詩亦云。終年飲惡酒。誰敢憎督郵。然文潛乃極稱黃

州酒以爲自京師之外無過者。故其詩云。我初謫官時。帝問司酒神。曰此好飲徒。聊給酒養真。去國一千里。齊安酒最醇。失火而得雨。仰戴天公仁。豈文潛謫黃時。適有佳匠乎。循小徑。繚州宅之後。至竹樓。規模甚陋。不知當王元之時。亦止此邪。樓下稍東。卽赤壁磯。亦茆岡爾。畧無草木。故韓子蒼待制詩云。豈有危巢與棲鷗。亦無陳迹。但飛鷗。此磯圖經及傳者皆以爲周公瑾敗曹操之地。然江上多此名。不可考。賈李太白赤壁歌云。烈火張天照雲海。周瑜於此敗曹公。

不指言在黃州。蘇公尤疑之。賦云。此非曹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樂府云。故壘西邊。人道是當日周郎赤壁。蓋一字不輕下如此。至韓子蒼云。此地能令阿瞞走。則真指爲公瑾之赤壁矣。又黃人實謂赤壁曰赤鼻。尤可疑也。晚復移舟菜園步。又遠竹園三四里。蓋黃州臨大江。了無港澳可泊。或云舊有澳。郡官厭過客。故塞之。

二十日。曉離黃州。江平無風。挽船正自赤壁磯下過。多奇石。五色錯雜。粲然可愛。東坡先生怪石供是也。挽

行十四五里。江面始稍狹。隔江岡阜延袤。竹樹葱蒨。漁家相映。幽邃可愛。復出大江。過三江口。極望無際。泊戚磯港。

二十一日。過雙柳夾。回望江上。遠山重複深秀。自離黃。雖行夾中。亦皆曠遠。地形漸高。多種菽粟蕎麥之屬。晚泊楊羅洲。大隄高柳。居民稠衆。魚賤如土。百錢可飽。二十口。又皆巨魚。欲覓小魚。飼猫不可得。

二十二日。平旦微雨。過青山磯。多碎石及淺灘。晚泊白楊夾口。距鄂州三十里。陸行止十餘里。居民及泊舟

甚多。然大抵皆軍人也。

二十三日。便風挂帆。自十四日至是。始得風。食時至鄂州。泊稅務亭。賈船交舫。不可勝計。銜尾不絕者數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李太白贈江夏韋太守詩云。萬舸此中來。連帆過揚州。蓋此郡自唐為衝要之地。夔州逐兵來參。見知州右朝奉郎張郊之彥。轉運判官右朝奉大夫謝師稷。市邑雄富。列肆繁錯。城外南市亦數里。雖錢塘建康不能過。隱然一大都會也。吳所都武昌。乃今武昌縣。此州在吳名夏口。亦要壘。故周

公瑾求以精兵進住夏口。而晉武帝亦詔王濬唐彬。既定巴邱。與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順流長驚也。自江州至此七百里。派流雖日。得使風亦須三四日。韓文公云。益城去鄂渚。風便一日耳。過矣。蓋退之未嘗行此路也。

二十四日。早謝漕招食於漕園光華堂。依山亭館十餘。不甚葺。晚郡集於奇章堂。以唐牛思黯嘗為武昌節度使也。

二十五日。觀大軍教習水戰。大艦七百艘。皆長二三十丈。上設城壁樓櫓。旗幟精明。金鼓鞀鞞。破巨浪往來。捷如飛。觀者數萬人。實天下之壯觀也。

二十六日。與統紆同遊頭陀寺。寺在州城之東隅。石城山。山繚繞如秋蛇。自西且東。因其上為城。缺壞僅存。州治及漕司皆依此山。寺毀於兵火。汰僧舜廣住持三十年。興葺畧備。自方丈西北躡支徑。至絕頂。舊有奇章亭。今已廢。四顧江山。井邑靡有遺者。李太白江夏贈韋南陵詩云。頭陀雲外多禪氣。正謂此寺也。黃魯直亦云。頭陀全盛時。宮殿梯空級。殿後有南齊。

王簡棲碑。唐開元六年建。蘇州刺史張庭珪溫玉書。  
韓熙載撰碑陰。徐錯題額。最後云。唐歲在己巳。武昌  
軍節度觀察。舊後知軍州事楊守忠重立。前鄂州唐  
年縣主簿祕書省正字韓曼書。碑陰云。乃命猶子曼  
正其舊本而刊寫之。以是知曼為熙載兄弟之子也。  
碑字前後一手。又作溫字不全。蓋南唐尊徐溫為義  
祖而避其名。則此碑蓋曼重書也。碑陰又云。皇上鼎  
新文物。教被華夷。如來妙旨。悉已徧窮。百代文章。閉  
不備舉。故是寺之碑。不言而興。按此碑立於己巳歲。

嘗皇朝之開寶二年。南唐危蹙日甚。距其亡六年爾。  
熙載大臣。不以覆亡為懼。方且言其主鼎新文物。教  
被華夷。固已可怪。又以窮佛旨舉遺文。及興是碑。為  
盛誇誕妄謬。真可為後世發笑。然熙載死。李主猶恨  
不及相之。君臣之感如此。雖欲久存。得乎。唐制節度  
使不在鎮。而以副大使或留後居任。則云知節度事。  
此云知軍州事。蓋漸變也。唐年縣本故唐時名。梁改  
曰臨夏。後唐復晉。又改臨江。然歷五代。鄂州未嘗屬  
中原。皆遷改耳。故此碑開寶中建。而猶曰唐年也。至

江南平始改崇陽云簡棲爲此碑駢儷卑弱初無過  
人。世徒以載於文選故貴之耳。自漢魏之間駸駸爲  
此體極於齊梁而唐尤貴之。天下一律。至韓吏部柳  
柳州大變文格學者翕然慕從然駢儷之作終亦不  
衰。故熙載錯號江左辭宗而拳拳於簡棲之碑如此。  
本朝楊劉之文擅天下傳夷狄亦駢儷也。及歐陽公  
起然後掃蕩無餘。後進之士雖有工拙要皆近古。如  
此碑者。今人讀不能終篇已坐睡矣。而況效之乎。則  
歐陽氏之功可謂大矣。若魯直云唯有簡棲碑文章

巋然立蓋戲也





石鏡亭者石城山一隅正枕大江其西與漢陽相對止隔一水人物草木可數唐沔州治漢陽縣故李太白沔州泛城南郎官湖詩序云白遷於夜郎遇故人尚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漢陽令王公觴於江城之南湖其後沔州廢漢陽以縣隸鄂州周世宗平淮南得其地復以爲軍太白詩云誰道此水廣狹如一匹練江夏黃鶴樓青山漢陽縣大語猶可聞故人難可見形容最妙黃魯直宵征江夏縣睡起漢陽城亦此意老杜有公安送李晉肅入蜀余下沔鄂

及登舟將適漢陽詩而卒於耒水可恨也漢陽負山帶江其南小山有僧寺者大別山也又有小別謂之二別云黃鶴樓舊傳費禕飛升於此後忽棄黃鶴來歸故以名樓號爲天下絕景崔顥詩最傳而太白奇句得於此者尤多今樓已廢故址亦不復存問老吏云在石鏡亭南樓之間正對鸚鵡洲猶可想見其地樓榜李監篆石刻獨存太白登此樓送孟浩然詩云孤帆遠映碧山盡惟見長江天際流蓋帆檣映遠山尤可觀非江行久不能知也復與冠之出漢陽門遊

仙洞止是石壁數尺。皆直裂無洞穴之狀。舊傳有仙人隱其中。嘗啟洞出遊。老兵遇之。得黃金數餅。後化為石。東坡先生有詩紀其事。初不云所遇何人。且太白固已云。頗聞列仙人。於此學飛術。一朝向蓬海。千載空石室。今鄂人謂之呂公洞。蓋流俗附會也。有道人澶州人。結廬洞側。設呂公像其中。洞少南。卽石鏡山麓。巖頑石也。色黃赤。皴駁。了不能鑑物。可謂浪得名者。由江濱堤上還船。民居市肆。數里不絕。其間復有巷陌。往來憧憧。如織。蓋四方商賈所集。而蜀人爲

多

二十九日。早有廣漢僧世全。左縣僧了證。來附從人舟。日昃移舟江口。回望堤上樓閣重複。燈火歌呼。夜分乃已。招醫趙隨爲靈照視脈。

三十日。犁明離鄂州。便風挂颿。沿鸚鵡洲南行。洲上有茂林神祠。遠望如小山。洲蓋彌正平。被殺處。故太白詩云。至今芳洲上。蘭蕙不敢生。梁王僧辯擊邵陵王綸軍。至鸚鵡洲。卽此地也。自此以南爲漢水。禹貢所謂嶓冢導漾。東流爲漢者。水色澄澈可鑑。太白云。楚

水清若空蓋言此也。過謝家磯金雞洲磯不甚高而石皆橫裂如累層甃得縮項鰻魚重十斤洲中有聚落如小縣出鱖魚居民率以賣鮓爲業晚泊通濟口自此入沌沌讀如篆字書云水名在江夏過九月則沌涸不可行必由巴陵至荆渚

九月一日始入沌實江中小夾也。過新潭有龍祠甚華潔自是遂無復居人兩岸皆葭葦彌望謂之百里荒又無挽路舟人以小舟引百丈入夜財行四十五里泊叢葦中平時行舟多於此遇盜通濟巡檢持兵來

警邏不寐達旦

二日東岸葦稍薄缺時見大江渺瀰蓋巴陵路也。晡時次下郡始有二十餘家皆業漁釣蘆藩茅屋宛有幽致魚尤不論錢自此始復有挽路登舟背望竟陵遠山泊白曰有莊居數家門外皆古柳侵雲

三日自入沌食無菜是日始得菘及蘆服然不肖鬪根皆刈葉而已。過八疊洲口皆有民居晚泊歸子保亦有十餘家多桑柘榆柳

四日平旦始解舟舟人云自此陂澤深阻虎狼出沒未

明而行。則挽卒多爲所害。是日早見舟人焚香祈神。云告紅頭須小使頭長年三老莫令錯呼錯喚。問何謂長年三老。云梢公是也。長讀如長幼之長。乃知老杜長年三老長歌裏白晝攤錢高浪中之語蓋如此。因問何謂攤錢。云博也。按梁冀能意錢之戲。注云卽攤錢也。則攤錢之爲博亦信矣。過網步有二十餘家。在夕陽高柳中。短籬晒簷。小艇往來。正如畫圖所見。沌中之最佳處也。泊畢家池。地勢爽塏。居民頗衆。有一二家。雖茅茨結廬。而窗戶整潔。藩籬堅壯。舍傍有

果園甚盛。蓋亦一聚之雄也。與諸子及二僧步登岸。遊廣福永固寺。閭然無一人。東偏白雲軒前橙方結實。雖小而極香。相與烹茶破橙。抵莫乃還舟中。畢家池蓋屬復州玉沙縣滄浪鄉云。

五日泊紫涓

六日過東場。並水皆茂竹高林。隄淨如掃。雞犬閒暇。鳧鴨浮沒。人往來林樾間。亦有臨渡喚船者。使人恍然如造異境。舟人云皆村豪園廬也。泊雞鳴。

七日泊湛江

八日。早次江陵之建寧鎮。蓋沌口也。晉王澄棄荊州。別駕郭舒不肯從。澄東下。乃留屯沌口。陳侯安都討王琳。至沌口。皆此地也。阻風。大魚浮水中。無數。凡行沌中。七日。自是泛江。入石首縣界。夜觀隔江燒蘆場烟。燄亘天。如火城。光照舟中。皆赤。

九日。早謁后土祠。道旁民屋。茅皆厚尺餘。整潔無一枝亂。挂帆拋江。行三十里。泊塔子磯。江濱大山也。自離鄂州。至是始見山。買羊置酒。蓋村步以重九。故屠一羊。諸舟買之。俄頃而盡。求菊花於江上。人家得數

枝。芬馥可愛。爲之頽然。徑醉。夜雨極寒。始覆絮衾。十日。阻風雨。遣小舟橫絕江面。至對岸。買肉食。得大魚之半。又得一烏牡雞。不忍殺。畜於舟中。俄有村翁持芟蒻一束來餉。不肯受。直遣人先之。夔晚晴。開船窗觀月。

十一日。舟行望西南一角。水與天接。舟人云是爲潛軍港。古嘗潛軍伺敵於此。遙見港中有兩點。正黑。疑其遠樹。則下不屬地。久之漸近。可辨。蓋二千五百斛大舟也。又有水禽雙浮江中。色白。類鵝而大。楚人謂之

天鵝飛鷺絕高有弋得者味甚美或曰即鵠也泊三江口水淺舟行甚艱自此遂不復有山太白詩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蓋荆渚所作也

十二日過石首縣不入石首自唐始為縣在龍蓋山之麓下臨漢水亦形勝之地杜子美有送石首薛明府詩即此邑也泊藕池

十三日泊柳子夜過全證一僧舟中聽誦梵語般若心經此經惟蜀僧能誦

十四日次公安古所謂油口也漢昭烈駐軍始更今名

規模氣象甚壯兵火之後民居多茅竹然茅屋尤精緻可愛井邑亦頗繁富米斗六七十錢知縣右儒林郎周謙孫來湖州人遊二聖報恩光孝禪寺二聖謂青葉髻如來婁至德如來也皆不鬼神力士之形高二丈餘陰威凜然可畏正殿中為釋迦石為青葉髻號大聖左為婁至德號二聖三像皆南向予披藏經駒字函娑羅浮殊童子成道為青葉髻如來青葉髻如來再出世為至德如來則一如來本一身耳有碑言邑人一夕同夢二神人言我青葉髻婁至德如來

也有一巨木在江干我所運者俟郵行者來令刻為  
我像已而果有人自稱郵行者又畫肖像邑人欣然  
請之像成人皆謂醜類所夢然碑無年月不知何代  
也長老祖珠南平軍人寺後有廢城髮冢尚存圖經  
謂之呂家城然老杜乃曰地曠呂家營江深劉備城  
蓋元德子明皆屯於此也老杜曉發公安詩注云數  
月憩息此縣按公移居公安詩云水烟通徑草秋露  
接園葵而留別公安太易沙門詩云沙村白雪仍含  
凍江縣紅梅已放春則是以秋至此縣暮冬始去其

日數月頗息蓋謂此也泊弭節亭馴鷗低飛往來竟  
日不去

十五日周令說縣本在近北枕漢水沙虛岸推漸徙而  
南今江流乃昔市邑也又云縣有五鄉然共不及二  
千戶地曠民寡如此民耕尤苦隄防數壞歲歲增築  
不止晚攜家再遊二聖寺衆寮有維摩刻木像甚佳  
云沙市工人所為也方丈西有竹軒頗佳珠老說五  
祖法演禪師初住四面山孑然獨處凡二年始有一  
道士來問道乃請作知事又三年僧寶良來與道士



朝夕參叩皆得法。於是瀨公之道。寔為人知。而四方學者始稍有至者。雖其後門人之盛。稱天下。然終身不過數十眾。珠聞此於其師。已。菴顏禪師。荊州絕無禪林。惟一聖而已。然蜀僧出關。必走江浙。回者又已自謂有得。不復參叩。故語云。下江者。疾走如烟。上江者。鼻孔撩天。徒勞他。一佛打供了。不見一僧坐禪。十六日。過白湖。渺然無津。拋江。至升子。鋪有大鵝數百。翔泳水際。日入泊沙市。自公安至此六十里。自此至荆南。陸行十里。舟不復進矣。老杜詩云。買薪猶白帝。

鳴。已沙頭。劉夢得云。沙頭檣干上。始見春江濶。皆謂此也。

十七日。日入後。遷行李。過嘉州。趙青船。蓋入峽船也。沙市堤上。居者大抵皆蜀人。不然。則與蜀人為婚姻者也。

十八日。見知府資政殿學士劉恭父珙。通判右奉議郎權嗣衍。左宣教郎陳孺。荆南圖經以為楚之郢都。梁元帝亦嘗都焉。唐為江陵府。荆南節度。今因之。然牧守署衙。但云知荆南軍府。與永興河陽正同。初無意。

義但沿舊而已

十九日郡集於新橋馬監監在西門外四十里自出城  
即黃茅彌望每十餘里有村曠數家而已道邊數十  
騎縱獵獲狐兔皆繫鞍上割鮮藉草而飲云襄陽軍  
人也是日極寒如窮冬土人云此月初已嘗有雪  
二十日倒檣竿立艣牀蓋上峽惟用艣及百丈不復張  
帆矣百丈以巨竹四破為之大如人臂予所乘千六  
百斛舟凡用艣六枝百丈兩車

二十一日劉帥丁內艱分逐兵之半負肩輿自山路先  
歸夔州是日重霧四塞

二十二日五鼓赴能仁院建會慶節道場中夜後舟人  
祀峽神屠一豕

二十三日奠劉帥母安定郡太夫人卓氏劉帥受甲禮  
與吳人同

二十四日見左朝奉郎湖北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牛  
達可右奉議郎安撫司幹辦公事湯衡右朝奉郎安  
撫同幹辦公事趙蘊

二十五日右文林郎知歸州興山縣高邴來

二十六日修船始畢。骨肉入新船。祭江瀆。廟用壺酒。特豕。廟在沙市之東三四里。神曰昭靈。應感惠廣。源王蓋四瀆之一。最爲典祀之正者。然兩廡淫祠尤多。蓋荆楚舊俗也。司法參軍右迪功郎王師點錄其叔祖君儀待制訟卦講義來。君儀嚴州人。師事先大父。精於易。然遺書不傳。講義止存一篇而已。然亦其少作也。

二十七日解舟。擊鼓鳴鑼。舟人皆大噪。擁堤觀者如堵。牆泊新河口。距沙市三四里。蓋蜀人修船處。

二十八日泊方城。有嘉州人王百一者。初應募爲船之招頭。招頭蓋三老之長。顧直差厚。每祭神得胙肉。倍衆人。旣而船戶趙青改。用所善程小八爲招頭。百一失職。快快又不決去。遂發狂。赴水。予急遣人拯之。流一里餘。三沒三踊。僅得出一。招頭得喪。能使人至死。況大於此者乎。

二十九日阻風

十月一日過瓜洲壩。倉頭百里洲。泊沱滄。皆聚落。竹樹鬱然。民居相望。亦有村夫子聚徒。教授羣童。見船過。

皆挾書出觀亦有誦書不輟者沱江別名詩江有沱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是也滢則爾雅所謂春夏秋有水冬無水曰滢也

二日泊桂林灣全證二僧陸行來云沿路民居大抵多四方人土著財十一也舟人殺猪十餘口祭神請之開頭

三日舟人分昨行差晚與兒輩登隄觀蜀江乃知李太白荆門望蜀江詩江色綠且明爲善狀物也自離塔子磯至是始望見巴山山在松滋縣泊灌子口蓋松

滋枝江兩邑之間松滋晉縣自此入蜀江枝江唐縣古羅國也江陵九十九洲在焉晉柳約之羅述甄季之聞桓元死自白帝至枝江卽此地也歐陽文忠公有枝江山行五言二十四韻蓋文忠赴夷陵時自此陸行至峽州故其望州坡詩云崎嶇幾日山行倦却喜坡頭見峽州灌子口一名松滋渡劉賓客有詩云巴人淚應猿聲落蜀客船從鳥道回  
四日過楊木寨蓋松滋有四寨曰楊木車羊高平稅家云泊龍灣

五日過白羊市。蓋峽州宜都縣境上。宜都唐縣也。謁張文忠公天覺墓。殘伐墓木。橫道幾不可行。天覺之子直龍圖閣茂已卒。一孫。一有官。病狂易。一白丁也。初作墓江濱。已而不果葬。改葬山間。今墓是也。而舊墓亦不復毀。啟隧道出入。中可容數十人。坐有道人結屋其旁守之。道人出一石刻草書云。莫將外物尋奇寶。須問真師決汞鉛。寄八瓊張子高。鍾離權始自王屋遊都下。弟子浮玉山人來乞此字。今又將西還。丹元子再請書卷之末。紹聖元年仲冬望日。權卽世所

謂鍾離先生。子高卽天覺。丹元子卽東坡先生。與之醜倡者。後有魏泰道輔跋云。天覺修黃籙醮法成。浮玉山人謂之曰。上天錄公之功。爲須彌山八瓊洞主。宜刻印謝帝而佩之。天覺不以爲信。故浮玉又出鍾離公書爲證。後丹元子又爲天覺求書卷末。又有徐注者。跋云天覺舟過真州。方出謁。有布衣幅巾者。徑入舟中。索筆大書。間人呂洞賓來謁。張天覺十字。擲筆卽去。而天覺適歸。墨猶未乾。注真州人云。親見之。墳前碑樓壁間有詩一篇。云秋風十驛望台星。想見

冰壺照坐清霖雨已回公旦駕挽鬚聊聽野王箏三朝元老心方壯四海蒼生耳已傾白髮故人來一別却歸林下看昇平蓋魏道輔贈天覺詩後人所題者唐立夫舍人亦有一詩末句云無碑堪墮淚著句與招魂宜都知縣右文林郎呂大辨來泊赤崖

入蜀記卷第五

入蜀記卷第六

山陰 陸游 務觀

六日過荆門十二碛皆高崖絕壁巖巖突兀則峽中之嶮可知矣過碛望五龍及雞籠山巖峩正如夏雲之奇峯荆門者當以險固得名碛上有石穴正方高可通人俗謂之荆門則妄也晚至峽州泊至喜亭下峽州在唐為破州後改峽而印文則為陝州元豐中郎官何洵直建言陝與陝相亂請改鑄印文從山亭下少府監而監丞歐陽發言湖北之陝州從阜從夾從

兩陝西之陝州從阜從夾夾從兩入偏旁不同本不相亂恐四方謂少府監官皆不識字當時朝士之議皆是發而卒從洵直言改鑄云至喜亭記歐陽公撰黃魯直書

七日見知州右朝奉大夫葉安行字履道以小舟遊西山甘泉寺竹橋石磴甚有幽趣有靜練洗心二亭下臨江山頗疎豁法堂之右小徑數十步至一泉曰孝婦泉謂姜詩妻龐氏也泉上亦有龐氏祠然歐陽文忠公不以爲信故其詩曰叢祠已廢姜祠在事迹難

尋楚語訛又此篇首章云江上孤峯蔽綠蘿初讀之但謂孤峯蒙藤蘿耳及至此乃知山下爲綠蘿谿也又至漢景帝廟及東山寺景帝不知何以有廟於此歐陽公爲令時有祈雨文在集中東山寺亦見歐陽公詩距望京門五里寺外一亭臨小池有山如屏環之頗佳亭前多青及柏皆百餘年物遂至夷陵縣見縣令左從政郎胡振聽事東至喜堂郡守朱虞部爲歐陽公所築者已焚壞柱礎尚存規模頗雄深又東則祠堂亦簡陋肖像殊不類可歎聽事前二井相傳

六里詩卷六  
為歐陽公所浚。水極甘寒。為一郡之冠。井旁一栴。合  
抱。亦傳為公手植。晚郡集於楚塞樓。徧歷爾雅臺。錦  
障亭。亭前海棠二本。亦百年物。爾雅臺者。圖經以為  
郭景純註爾雅於此。又有絳雪亭。取歐陽公千葉紅  
梨詩。而紅梨已不存矣。

八日。五鼓盡解船。過下牢關。夾江千峯萬嶂。有競起者。  
有獨拔者。有崩欲壓者。有危欲墜者。有橫裂者。有直  
拆者。有凸者。有窪者。有罅者。奇怪不可盡狀。初冬草  
木皆青蒼不彫。西望重山如闕。江出其間。則所謂下

牢谿也。歐陽文忠公有下牢津詩云。入峽山漸曲。轉  
灘山更多。卽此也。繫船與諸子及證師登三游洞。躡  
石蹬二里。其險處不可著脚。洞大如三間屋。有一穴  
通入過。然陰黑峻險。尤可畏。繚山腹。偃僂自巖下至  
洞前。差可行。然下臨溪潭。石壁十餘丈。水聲恐人。又  
一穴後有壁可居。鍾乳歲久垂地。若柱。正當穴門。上  
有刻云。黃大臨弟庭堅同辛紘子大方。紹聖二年三  
月辛亥來遊。旁石壁上刻云。景祐四年七月十日。夷  
陵歐陽永叔。下缺一字。又云。判官下。下又缺數字。丁



者寶臣也。字元珍。今十字下二字亦髣髴可見。殊不類元珍字。又永叔但曰夷陵。不稱令。洞外溪上。又有一崩石偃仆。刻云黃庭堅弟叔向子相姪。檄同道人唐履來遊。觀辛亥舊題。如夢中事也。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庚寅。按魯直初謫黔南。以紹聖二年過此。歲在乙亥。今云辛亥者。誤也。泊石牌峽。石穴中有石如老翁持魚竿。狀略無少異。

九日微雪。過扇子峽。重山相掩。政如屏風扇。疑以此得名。登蝦蟆碛。水品所載第四泉是也。蝦蟆在山麓。臨江頭。鼻吻頷絕類。而背脊虬處尤逼真。造物之巧。有如此者。自背上深入。得一洞穴。石色綠潤。泉泠泠有聲。自洞出。垂蝦蟆口鼻。聞成水簾。入江。是日極寒。巖嶺有積雪。而洞中溫然如春。碛洞相對。稍西有一峯。孤起侵雲。名天柱峰。自此山勢稍平。然江岸皆大石。堆積彌望。正如濬渠。積土狀。晚次黃牛廟。山復高峻。村人來賣茶菜者甚衆。其中有婦人。皆以青斑布帕首。然頗白皙。語音亦頗正。茶則皆如柴枝草葉。苦不可入口。廟靈感神。封嘉應保安侯。皆紹興以來制書。

也。其下卽無義灘。亂石塞中流。望之可畏。然舟過乃不甚覺。蓋操舟之妙也。傳云神佐夏禹治水有功。故食於此。門左右各一石馬。頗卑小。以小屋覆之。其右馬無左耳。蓋歐陽公所見也。廟後叢木似冬青而非。莫能名者。落葉有黑文。類符篆。葉葉不同。兒輩亦求得數葉。歐詩刻石。廟中又有張文忠一贊。其詞曰。壯哉黃牛。有大神力。輦聚巨石。百千萬億。劍戟齒牙。礮碗江側。壅激波濤。險不可測。威脅舟人。駭怖失色。剖羊醜酒。千載廟食。張公之意。似謂神聚石壅流。以脅

入求祭饗。使神之心果如此。豈能巍然廟食千載乎。蓋過論也。夜舟人來告。請無擊更鼓。云廟後山中多虎。聞鼓則出。

十日早以特豕壺酒祭靈感廟。遂行過鹿角。鹿頭史君諸灘。水縮已三之二。然湍險猶可畏。泊城下。歸州秣歸縣界也。與兒曹步沙上。回望正見黃牛峽。廟後山如屏風。疊巖插天。第四疊上有若牛狀。其色赤黃。前有一人如著帽立者。昨日及今早雲冒山頂。至是始見之。因至白沙市慈濟院。見主僧志堅。問地名城。

下之由云院後有楚故城今尚在因相與訪之城在  
一岡阜上甚小南北有門前臨江水對黃牛峽城西  
北一山蜿蜒回抱山上有伍子胥廟大抵自荆以西  
子胥廟至多城下多巧石如靈壁湖口之類

十一日過達洞灘灘惡與骨肉皆乘輪陸行過灘灘際  
多奇石五色粲然可愛亦或有文成物象及符書者  
猶見黃牛峽廟後山太白詩云三朝上黃牛三暮行  
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歐陽公云朝朝暮暮  
見黃牛徒使行人過此愁山高更遠望猶見不是黃

牛滯客舟蓋諺謂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一朝一暮黃  
牛如故故二公皆及之歐陽公自荆渚赴夷陵而有  
下牢三游及蝦蟆碚黃牛廟詩者蓋在官時來遊也  
故憶夷陵山詩云憶嘗祗吏役鉅細悉經觀其後又  
云荒烟下牢戍百仞塞溪澗蝦蟆噴水簾甘液勝飲  
酎亦嘗到黃牛泊舟聽後猿也晚泊馬肝峽口兩山  
對立修聳摩天略如廬山江岸多石百丈縈紆極難  
過夜小雨

十二日早過東濡灘入馬肝峽石壁高絕處有石下垂

如所故以名峽。其傍又有獅子巖。巖中有一小石。蹲踞張頤。碧草被之。正如一青獅子。微泉泠泠。自巖中出。舟行急。不能取嘗。當亦佳泉也。溪上又有一峯。孤起秀麗。畧如小孤山。晚抵新灘。登岸宿新安驛。夜雪。十三日。舟上新灘。由南岸上。及十七八。船底爲石所損。急遣人往拯之。僅不至沈。然銳石穿船底。牢不可動。蓋舟人載陶器。多所致。新灘兩岸。南曰官漕。北曰龍門。龍門水尤湍急。多暗石。官漕差可行。然亦多銳石。故爲峽中最險處。非輕舟無一物不可上下。舟人

冒利。以至此。可爲戒云。遊江濱北廟。廟正臨龍門。其下石罅中有溫泉。淺而不涸。一村賴之。婦人汲水。皆背負一全木盎。長二尺。下有二足。至泉旁。以杓挹水。及八分。卽倒坐。旁石束盎。背上而去。大抵峽中負物。率著背。又多婦人。不獨水也。有婦人負酒。賣亦如負水。狀呼買之。長跪以獻。未嫁者。率爲同心髻。高二尺。插銀釵。至六隻。後插大象牙梳。如手大。

十四日。留驛中。晚以小舟渡江南。登山至江濱南廟。新修未畢。有一碑。前進士曾華旦撰。言因山崩石壅。成

此灘害舟不可計。於是著令。自十月至二月禁行舟。知歸州尚書都官員外郎趙誠聞於朝。疏鑿之。用工八十日。而灘害始去。皇祐二年也。蓋江絕於天聖中。至是而復通。然灘害至今未能悉去。若乘十二月正。月水落石盡出時。亦可併力。盡鑿去。銳石。然灘上居民皆利於敗舟。賤賣板木。及滯留買賣。必搖沮此役。不則賂石工。以爲石不可去。須斷以必行。乃可成。又舟之所以敗。皆失於重載。當以大字刻石。置驛前。則過者必自懲創。二者皆不可不講。當以告當路者。

十五日。舟人盡出所。載始能挽舟過灘。然須修治。遂易舟。離新灘。過白狗峽。泊舟興山口。肩輿遊玉虛洞。去江岸五里許。隔一溪。所謂香溪也。源出昭君村。水味美。錄於水品。色碧如黛。呼小舟以渡。過溪又里餘。洞門小。纜表丈。既入。則極大。可容數百人。宏敞壯麗。如入大宮殿中。有石成幢。蓋旛。旗。芝。草。竹。筍。仙人。龍。虎。鳥獸之屬。千狀萬態。莫不逼真。其絕異者。東石正圓如日。西石半規如月。予平生所見巖竇。無能及者。有熙寧中謝師厚。岑巖起題名。又有陳堯咨所作記敘。

此洞本末云唐天寶中獵者始得之比歸已夜風急不可秉燭炬然月明如晝兒曹與全師皆杖策相從殊不覺崖谷之險也

十六日到歸州見知州右奉議郎賈選子公通判左朝奉郎陳端彥民瞻館於報恩光孝寺距城一里許蕭然無僧歸之爲州纔三四百家負臥牛山臨江州前卽人鮓蕩城中無尺寸平土灘聲常如暴風雨至隔江有楚王城亦山谷間然地比歸州差平或云楚始封於此山海經夏啟封孟除於丹陽城郭璞註云在

秣歸縣南疑卽此也然史記成王封熊繹於丹陽裴駘乃云在枝江未詳孰是

十七日郡集於望洋堂玩芳亭亦皆沙石犖确之地賈守云州倉歲收秋夏二料麥粟秬米共五千餘石僅比吳中一下戶耳

十八日初得艤船差小然底濶而輕於上灘爲便十九日郡集於歸鄉堂欲以是晚行不果訪宋玉宅在秣歸縣之東今爲酒家舊有石刻宋玉宅三字近以郡人避太守家諱去之或遂由此失傳可惜也

大蜀言卷六  
二十日早離歸州出巫峯門過天慶觀少留觀唐天寶  
元年碑載明皇夢老子事巴東太守劉瑒所立字畫  
頗清逸碑側題當時郡官吏胥姓名字亦佳又有周  
顯德中荆南判官孫光憲爲知歸州高從讓所立碑  
從讓蓋南平王家子弟光憲亦知名國史有事迹蓋  
五代時歸峽皆隸荆渚也殿前有柏數百年物觀下  
卽吒灘亂石無數飯於靈泉寺遂登舟過業灘亦名  
灘也水落舟輕俄頃遂過

二十一日舟中望石門關僅通二人行天下至險也晚

泊巴東縣江山雄麗大勝秭歸但井邑極於蕭條邑  
中纔百餘戶自令廨而下皆茅茨了無片瓦權縣事  
秭歸尉右迪功郎王康年尉兼主簿右迪功郎杜德  
先來皆蜀人也謁寇萊公祠堂登秋風亭下臨江山  
是日重陰微雪天氣颼颼復觀亭名使人悵然始有  
流落天涯之歎遂登雙柏堂白雲亭堂下舊有萊公  
所植柏今已槁死然南山重複秀麗可愛白雲亭則  
天下幽奇絕境羣山環擁層山間見古木森然往往  
二三百年物欄外雙瀑瀉石澗中跳珠濺玉冷入人

骨其下是爲慈溪。韓流與江會。予自吳入楚。行五千餘里。過十五州。亭榭之勝。無如白雲者。而止在縣廨。聽事之後。巴東了無一事。爲令者可以寢飯於亭中。其樂無涯。而闕令動輒二三年。無肯補者。何哉。

二十二日發巴東。山益奇怪。有夫子洞者。一竇在峭壁絕高處。人迹所不可至。然髮鬚若有欄楯。不知所謂夫子者。何也。過三分泉。自山竇中出。止兩派。俗云三派。有年兩派中熟。一派或絕流。饑饉。泊疲石夜雨。

二十三日過巫山。疑真觀。謁妙用真人祠。真人卽世所謂巫山神女也。祠正對巫山峰巒。上入霄漢。山脚直插江中。議者謂太華衡廬皆無此奇。然十二峯者。不可悉見。所見八九峯。惟神女峯最爲纖麗奇峭。實爲仙真所託。祝史云。每八月十五夜。月明時。有絲竹之音。往來峯頂。山猿皆鳴。達旦方漸止。廟後山半。有石壇平曠。傳云夏禹見神女。授符書於此壇上。觀十二峯。宛如屏障。是日天宇晴霽。四顧無纖翳。惟神女峯上有白雲數片。如鸞鶴翔舞。裴徊久之不散。亦可異也。祠舊有烏數百。送迎客舟。自唐夔州刺史李貽詩。



已云羣鳥幸昨餘矣。近乾道元年忽不至。今絕無一鳥。不知其故。泊清水洞。洞極深。後門自山後出。但黠聞水流其中。鮮能入者。歲旱祈雨。頗應。權知巫山縣左文林郎冉徽之尉右迪功郎文庶幾來。

二十四日早抵巫山縣。在峽中。亦壯縣也。市井勝歸峽二郡。隔江南陵山極高大。有路如綫。盤屈至絕頂。謂之一百八盤。蓋施州正路。黃魯直詩云。一百八盤攜手上。至今歸夢繞羊腸。卽謂此也。縣解有故鐵盆。底銳似半甕狀。極堅厚。銘在其中。蓋漢永平中物也。缺

處鐵色光黑如佳漆。字畫淳質可愛玩。有石刻魯直作盆記。大畧言建中靖國元年。子弟叔向嗣直自治陵尉攝縣事。子起戎州。來寓縣廨。此盆舊以種蓮。余洗滌乃見字。云遊楚故離宮。俗謂之細腰宮。有一池亦當時宮中燕遊之地。今湮沒畧盡矣。三面皆荒山。南望江山奇麗。又有將軍墓。東晉人也。一碑在墓後。跌宕入地。碑傾前欲壓。字纔半存。

二十五日。晴後至大谿口。泊舟出美梨。大如升。

二十六日。發大谿口。入瞿唐峽。兩壁對聳。上入霄漢。其

平如削成，仰視天如匹練。然水已落，峽中平如油盎。過聖姥泉，蓋石上一罅。人大呼於旁，則泉出。屢呼則屢出，可怪也。晚至瞿唐關，唐故夔州與白帝城相連。杜詩云：白帝夔州各異城。蓋言難辨也。關西門正對濫觴堆，堆碎石積成，出水數十丈。土人云：方夏秋水漲時，水又高於堆數十丈。肩輿入關，謁白帝廟，氣象甚古。松柏皆數百年物，有數碑，皆孟蜀時所立。庭中石筍有黃魯直建中靖國元年題字。又有越公堂，隋楊素所創，少陵為賦詩者，已毀。今堂近歲所築，亦甚。

宏壯。自關而東，即東屯。少陵故居也。

二十七日，早至夔州。州在山麓沙上，所謂魚復永安宮也。宮今為州倉，而州治在宮西北。甘夫人墓西南，景德中，轉運使丁謂、薛顏所徙。比白帝頗平曠，然失關險，無復形勢。在瀼之西，故一日瀼西。土人謂山間之流通江者曰瀼。云州東南有八陣石，孔明之遺迹。碎石行列如引繩，每歲江漲，積上水數十丈，比退陣石如故。

入蜀記卷第六



杖屨况幽荒數千里之外焉能沐  
雨櫛風於其間以窺其竒也是以案  
頭常置古人遊記事閑心暇時一誦  
讀以略慰煙霞之懷但古人之作雖  
竒麗如柳州其所紀述不過獨阜  
單流之間片時隻景之賞山之脉

絡水之源委則皆不可知焉未足以厭  
心愉情滌腸胃而拔骨膏也頃書肆  
北村氏示新鐫入蜀記其自汴沂江  
穿峽入蜀公道名區勝槩比畱連採  
賞必備錄而不遺憑几讀之如身涉  
其境親共其事令人飄然神馳於

匡廬峨眉之頂，胷腹之間，爽然幽覺，  
塵垢不平之氣，皆向毛孔而散，如積年  
之痼，洒然脫體焉。抑亦愉快矣。世之與  
予同病者，其豈可不案頭置一部哉。  
癸卯之夏，讚岐山田汝戒書。



